

一双巧手，摸得了森森白骨，
破得了千年悬案。



画骨

著 厘多乌

女件作

詹奴案，无名焦尸案，
既白骨案……

不是悬案，是人心。

她不怕碰上谜案，只怕惹上他。
偏偏他说：「纪先生，
做本王的人儿吧。」

惊世骇俗女件作
×神秘高冷王爷

看她一笔入画，勘世间奇案，
令白骨新生。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画骨

著 厘多乌

女
作
作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骨女件作 / 厘多乌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18-1754-7

I. ①画… II. ①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4173号

画骨女件作

厘多乌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韩星
项目总监 冯娟
特约编辑 乔木 邹曼婷
封面设计 小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赫七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67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754-7
定价 3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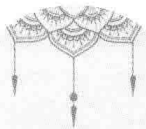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画骨断案	001
第二章	水落石出	028
第三章	煮骨验尸	056
第四章	他的怀抱	084
第五章	案情反转	113
第六章	聪明的卫奕	142
第七章	夺骨	171
第八章	家法之痛	200
第九章	女儿身	229
第十章	心意相通	256



第一章

回骨断案



祁楨二十年，北梁，錦江。

一月的天，說變就變，方才還晴空萬里，頃刻間便大雨傾盆，電閃雷鳴，青石小路也似洒了一層水銀，滑溜溜的。

紀雲舒撐着傘，手裡抱着一個雕刻精美的檀木盒，一路從紀家走到周府門口。

正月里，各家都是喜氣洋洋，周府門口卻掛滿了白色緞子和几盞白燈籠。

原來昨日，周家小姐突發意外，死了！

紀雲舒收好傘，拂了拂肩上的雨水，又仔細查看起懷裡的檀木盒。

這可是她吃飯的寶貝，萬萬不能淋壞了！

這樣的天气，若不是縣太爺求她，她還真不想來。正月里出活，的確有些晦氣。

“先生，你可來了。”

府里的小廝小跑過來，駝着背，焦急地喚了一聲。

喚她先生不足為奇，紀雲舒穿着一身男裝，模樣俊雅得很。

紀雲舒点了下頭，隨着小廝去了後院的靈堂，府中的丫頭小廝跪了一

地，低垂着头，都在抹眼泪。

堂内，周老爷穿着一身紫墨缎子长袍，面色凝重，唇抿成一线，眼里布满了血丝，满是疲倦之态。

一旁的周夫人更是痛不欲生，昨日得知女儿暴毙，当场晕过去了，现在还没缓过来，被几个小丫头搀扶着，站在一旁。

纪云舒往日里出活，见的大都是这样的场面，自然习惯了。

周老爷见纪云舒来，朝自己夫人看了一眼，将她拉到一边。

“纪先生，麻烦你了，小女生前最爱粉红装，也颇爱梳妆打扮，得空也会去院子里赏赏梅花，因为身子不好，也不常出门，只是昨日……从阁楼坠下，砸在了假山上，面色……”

“周老爷放心，在下明白了。”

纪云舒应声，将自己带来的檀木盒放下，打开，里头都是些做工精巧的作画工具，盒分三层。第一层，是七八支绣着鸾云的镶银小墨笔；第二层，是凹形的取水槽；第三层，是四十八格小颜料，颜色正宗均匀。

盒子虽小，却五脏俱全。

几个小丫头好奇地往里瞧了几眼，这作画的派头，她们可没见过。

小厮取来一卷锦帛铺在桌上，引着纪云舒到棺材边。

棺材里，周家小姐面目溃烂，眼球爆出，鼻梁也已经断裂。

这番模样，谁人见了不恶心？

可失足坠楼，也该是这副模样。

再看发髻着装，粉红的上等锦锦缎，整整齐齐，发丝如墨，与旁边陪葬的金银首饰融为一体。

这周家，不愧是大户人家，也难怪县太爷三求二拜地让她过来一趟。

纪云舒仔细看过后，折回桌边，动手调了几种颜料，选了一支三号笔，在锦帛上勾线，不一会就成了形，再一一上色、调整……

周围的人看得痴愣，一时瞠目结舌。

都说锦江出了一位有名的画师先生，隶属衙门，专门给死人画画，不管是血肉模糊的死尸，还是烧焦糜烂的腐尸，甚至是一堆白骨，她都能画出尸体生前的模样来。

一双巧手，一个檀木盒子，简直妙笔生花。

半个时辰后，纪云舒收了笔，弹了弹衣袖上的褶子。

锦帛上，女子一袭粉色衣衫，立在梅花树下，尖细的下颚，面色绯红，目光深邃，鼻子饱满挺直，薄唇勾起，微微一笑，画面栩栩如生。

周老爷一见，当下就红了眼，激动得身子微颤，可男人有泪不轻弹，他还是硬生生将眼泪忍了回去，将画卷起，递送到自己夫人面前。

“是，这是凝儿，这就是她生前的相貌，我苦命的女儿啊，生前你就多病，如今死了，还面目全非，是为娘的对不起住你啊！我苦命的女儿……”

周夫人抱着那幅画，愧疚难过，哭得声嘶力竭。

“夫人别难过了，凝儿也不愿看你这般伤心，你身子不好，可别让为夫揪心啊！”

周夫人咽声，眼睛都快哭瞎了，最后由丫头们扶着回了房。

纪云舒将东西收拾好，将檀木盒夹在手臂间，准备离开。

“纪先生留步。”周老爷叫住她，取了一包银子塞了过去：“这些银子还望先生收下。”

“不必了，我为衙门办事，这钱，县太爷自会补给我。”

她将银子推了回去，走出灵堂。

那钱，她还真不能要，她给衙门当差，接的理当是官家给的银子，若接了私银，往后大府小户也都不必经过衙门，直接找她出活了，那不得忙死。

雨越下越大，纪云舒从周府原路返回了纪家，不走正门，只走偏门。

西厢院子里，鸾儿搓着手焦急地往外看，一见纪云舒回来，赶紧迎了上去。

“小姐，你出门都快两个时辰了，刚才老夫人遣人过来，说是京城里来了几位贵客，晚上的宴席不让你去，还说你给死人作画，晦气。”

“我本就不想去，你慌张什么？”

“可院子里的几位小姐都有份，偏偏冷落小姐你。”鸾儿抱怨道。

“我就怕热闹，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今日下雨，在屋子里休息

最好。”

纪云舒用屋檐水洗了手，进了屋子。

鸾儿为自家主子那是操碎了心，叹了口气，也跟着进去了。

纪云舒换下了身上的男儿装，素妆淡抹，肤白貌美，温雅的面容下多了几分睿智和灵气。

可镜中的美人儿，终究不是她原本的模样。

纪家三小姐母亲出身青楼，生产之后就死了。纪家就此将这位三小姐丢在西厢的偏院里不闻不问，直到十三岁那年身患恶疾去世。

五年前，她意外死亡，来到这个世界，以锦江纪家三小姐的身份生活。面对纪家的不管不问，曾是有名的模拟人像重建师的她，不得已进了衙门当差，为死人画生前像。

因为这样，纪家上下就更不待见她了，纪家是名门，纪云舒却常常与死尸打交道，这要是传了出去，岂不是丢尽了纪家的脸！

所以，她每次出活都女扮男装，从来不提自己的家世来历。纪家不理她，她也乐得自在，拿着衙门的俸禄，偶尔还能添置几身新衣裳。

阴雨连绵，下了一整天，到了晚间才停下。

纪家前院正在招待京城来的贵客，而纪云舒此时正在整理盒子中的颜料。这些颜料都是她亲自调的，上色润泽，亮而不油。

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就见鸾儿急急忙忙地跑进来说：“小姐，县太爷让你赶快去趟东郊村，说是东郊屋舍大火，死了不少人，现在家眷都在等着认尸好下葬，可那些尸体都被烧成了焦炭，无法辨别，所以让你过去看看。”

“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时辰前。”

纪云舒“嗯”了一声，不急不躁地将檀木盒盖上，换了一身男儿装，点了一盏灯笼，又出活去了。

纪云舒出活，向来不带鸾儿——院子里，自然还要留人守着。

夜路不好走，好在东郊村不是很远，纪云舒一到，就见一栋栋倒塌的屋舍还冒着浓烟，一股烧焦的味道很是呛鼻，周围的村民提着灯笼围在外

面，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叹息连连。

再走近一看，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具已经烧焦的尸体，皮肉焦烂，辨不出模样来。

县太爷一看到纪云舒，赶紧走了过来，压低声音，好声好气道：“云舒，你看看，若不是事态严重，本官也不想惊扰你。正月里出了这等事，别说你觉得晦气了，现下人人都喊苦啊！”

“天色不早，早些办完早些回去。”

“好好好。”

县太爷命人抬来一张桌子，摆上十几张宣纸，又让衙役把四周围了起来。

看着满地的尸体，纪云舒杏眼微垂，深藏着一股情绪，虽然她看惯了这些，但若说她一点感觉也没有，那是在骗人。

她走到第一具焦尸前，蹲身查看，口中轻语：“双眼深凹不成形，颧骨低平，额骨较宽，下颌稍窄。”

随即她又从腰间取出一双白色手套戴上，轻轻按了按这具焦尸的脸部和顶骨，已经清楚了大概的轮廓。

她折回桌边，打开檀木盒，取笔调色，在宣纸上画了一张人像。

画像一出，一人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第一具焦尸旁哭天喊地：“这是我相公！相公啊，你怎么能丢下我就这样走了？留下我在世上还有什么可活的……”

纪云舒继续查看第二具焦尸——枕骨裂开，应该是被木桩所砸，蝶骨凸起，上颌骨也稍有倾斜……

第二幅人像画又出来了。

一男一女冲了上去，大声喊着“娘”。

那场面，真是催人泪下！

纪云舒花了一个半时辰，将十七具烧焦的尸体画像全数画了出来，其中，被认领了十二具，还有五具无名尸无人认领。

县太爷让人拿着画像去周围询问了一遍，村子里的人都不认得。

无名尸？锦江的东郊村本来就不大，怎么会出五具无名尸？莫不是

外地人？可外地人怎么会出现在东郊屋舍？

“云舒，这五具尸体没人认领，明日你再多画几张，本官命人张贴出去，让人来寻寻。”

纪云舒拿干净的帕子擦了擦手，收拾起自己的檀木盒，冷言道：“明日我不出活，你找别的画师临摹便是。”

“也行，时辰也不早了，本官遣人送你回去？”

“不必了，我习惯一个人走。”

“可夜路不好走。”

“我乐意。”

县太爷是在自找没趣，纪云舒性子冷淡、不爱多言，他还屡次往她枪口上撞，不是自讨没趣是什么？

这会儿，人群外突然有人高喊一声：“让开让开。”

人群被拨开，冲出二十几人，腾出了一条宽敞的道，个个腰间佩戴长剑，衣着锦缎，面色肃然，冷冷地盯着前方。

顷刻间，便见一名男子走来。男子穿着一袭青衫长袍，缎子上绣着淡紫色的琅花，脚踩金靴，腰戴玉佩，看起来并非等闲之辈。他剑眉星目，笔挺的梁骨，薄冷紧抿的唇，一张俊朗的面容被周围的火把映照得格外分明、冷峻，看似不动声色，却带着一股寒气。

男子的身旁立着一名魁梧大汉和一名中年男人，纪云舒一眼便认出了那中年男人，是自己的父亲纪书翰。

此时，他不是应该在招待那位京城来的贵人吗？莫不成，那青衣男子就是京城的贵客？

纪书翰自然也认出了纪云舒，见她穿着一身男装，又往这死人堆里钻，心底顿时就升腾起一团怒火，可表面上又一派淡然。

县太爷瞧了眼周围，抓了抓脑袋，心底不明，过去问：“纪老爷，您这是？”

“刘大人，这五具尸体乃是这位公子的下属，你将你的人撤走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纪书翰向来不把县太爷放在眼里，说话端着架子，傲慢得很。

县太爷语塞，既然尸体有人认领，他也不想蹚这趟浑水，于是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的衙役撤到一边。

“公子，是否要将这几具尸体抬到义庄去？”纪书翰换了一张讨好的脸孔，轻声问。

那男子不语，冷眸看向五具死尸，皱眉。

“他们五人昨日不是已经回京了吗？”

“昨天他们的确回京了，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这儿，公子，看来事有蹊跷。”大汉在旁回道。

当然事有蹊跷，这五人都是剑客，屋舍大火，没道理会被活活烧死。而且回京之路并不经过东郊村，这又是怎么回事？

纪云舒此时已经收拾好了东西，正准备悄悄离开，父亲在这儿，她总有些不舒服。

她刚走几步，就听到那名男子吩咐他人：“将其焚烧，骨灰带回京城安葬。”

“属下领命。”

烧了？

纪云舒一怔，脚步顿住，奇怪地看向那名男子，插了一句：“既然事有蹊跷，何不请仵作来看看？焚烧尸体，证据就没了。”

闻言，男子朝她看去，只见其素衣清雅，体型显瘦，面容骨骼小巧，肤色白皙，丝毫不见男子的气概，倒有一股女子的娇柔感。

“本公子的下属已经这般惨相，断然不能再让那些仵作开膛破肚。”

“可是这些人死于非命，公子不想查出真相？”

“死于非命？你知道些什么？”男子微微眯了眯眼。

纪云舒不语，朝父亲看了一眼，对方厌恶和愤怒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她也不理会，将白色手套重新戴上，走到一具焦尸旁蹲下，捏住其下颌骨。

“人的尸体会说谎，骨却不会。”

语落，纪云舒已将焦尸的颌骨上下掰开，焦皮脆响，掉了一地。

“舌骨受挫，朝上突起，冠突也有明显的碎裂，是被人用重物撞击下

颌骨所致。”

语罢，她又将焦尸的头部微侧，用手按了按颈后沟。

“后颈有被圆形利器捶打的痕迹，骨尖断裂，大量出血，皮肉虽然烧焦而无法辨别死亡时间，但牙齿内的骨质还在，瞧其模样，这人应该是在昨日子时死的，大火却是在两个时辰前发生的，明显，这五个人，皆是死亡之后被人抬到屋舍中的。”

景容好奇，想继续听她说下去。

纪云舒又走到第二具焦尸旁查看，捏了捏那焦尸的喉骨。

“常人的喉骨都是上下微软，中间坚硬，可这具焦尸的喉骨和第一具一样，都是中间软，上下硬，如此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毒身亡。”

“中毒？”

景容的目光沉了沉。

纪云舒拧着好看的眉心，揣摩道：“五人骨骼清奇，应该都是练家子，想同时杀掉他们很难，两方一定也交过手，所以他们的骨骼才会受损，而对方定是败下阵来才选择了下毒，既然要下毒，必然要经过口，所以才导致喉骨的异常。如果要查，就要从食物入手，或者……停留的居所，比如客栈。”

“还看出什么了？”

纪云舒摇头，起身将白手套脱去，拍了拍衣角上的黑灰。

“你不是件作？”景容又问。

这男人的问题真多，纪云舒心想。

“在下只是一个画师，只懂些骨骼脉络，验的是骨，件作开膛，验心、肝、脾、肺、肾和脑，两者截然不同，公子若还想查出些别的，便把尸体送去给件作剖尸检验，若不想，便罢了。”

她可没有强迫他人的怪癖，这桩命案查不查说到底与她无关。

景容审视性的目光落在纪云舒身上，小小的锦江城，竟还藏着这等人物！

而这书生说了这么多，他若再将那尸体焚烧，于情于理，都说不过

去。

何况，自己的属下中毒身亡，他现在也迫切地想知道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真相。

莫非……与京城有关？恐怕这回京的时间又得往后拖了！

“琅泊，命人把这五具尸体送去让仵作验验，一有结果立刻通报。”

“是。”被唤为琅泊的壮汉立即命人将尸体抬走了。

景容朝纪云舒看去：“这位公子如何称呼？”

纪云舒表情淡漠，依旧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小小画师，不留名讳，时辰已经不早，在下还要回家照看久卧在床的家父，告辞。”

久卧在床的家父？一旁的纪书翰眼角微微一颤。

此刻，纪云舒已经提着灯笼，夹上了她的檀木盒，走到县太爷身旁，压低声音道：“今日出了两趟活，加了三个时辰的班，弄湿了一双鞋，糟蹋了一双白手套，下月的俸银，多加十两。”

这精打细算的，真会过日子！

县太爷掐了掐手指，翻着眼皮算了算——周家给了四十两私银，朝廷下拨七十两，东郊村命案可提二十两，自个儿月俸四十五两，除去杂七杂八，还剩六十两，哟嗬，还有多！

这才是真正的精打细算啊！

“本官给你加十五两，天气冷，置办个暖壶。”县太爷笑咪咪的，心想：这祖宗，得伺候好。

纪云舒表情淡淡的，不作回应，迈步离开，融入那片黑色地带，只有那盏灯笼隐隐散发着橙色光晕。

一人一灯一檀盒，颇具美感。

而身后的景容，脸上泛起了耐人寻味的深意：那书生，虽身骨精瘦，看似文弱书生不成气候，但自古能人隐于市，不简单啊！

回到纪家，纪云舒也有些累了，换了身干净衣裳和鞋子，坐在暖炉旁揉了揉眉心，一脸疲倦。

“小姐还不休息？”鸾儿奇怪。

她摇了摇头，又喝了一杯茶，似乎正在等些什么。

果不其然，前院的小厮匆匆跑来，说：“三小姐，老爷在前厅等你，让你赶紧过去。”

纪云舒“嗯”了一声。

纪书翰原本就厌恶她碰那些死人，今日她还当着他的面光明正大地碰了，一向视门风为毕生面子的纪书翰，还不得活剥了她！

到了前厅，她那狠毒的爹正等在那里，见她一来，原本只是带着一点怒气的表情瞬间演变得波涛汹涌，恶狠狠地瞪向她，真像一匹豺狼！

“畜生，跪下。”

纪书翰呵斥，气得咬牙切齿。

纪云舒向来不喜争辩，凡事都看得极淡，于是乖乖跪下了。

“我纪家世代名门望族，文武贤臣一个不少，偏偏出了你这么个小畜生，净碰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败坏门风，丢尽我纪家的脸面。”

纪云舒低着头，不说话。

纪书翰最厌恶的就是她清心寡欲的性子，让人又气又急。

“卫家已经上门求亲好几回了，我已经答应，等这个年一过完，就把你嫁到卫家去，免得再丢我纪家门面。”

所谓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她嫁到卫府就是卫家人，管她不与那些死尸打交道，反正要丢也是丢他卫家的脸。

这如意算盘，纪书翰怕是打了很久。

不过……

纪云舒身子一颤，略显惊诧。

卫家公子自小染疾，是个痴傻呆儿，整个锦江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爹，卫家公子的情况您是知道的，女儿若是嫁过去，岂不是……”

纪书翰一拍桌，打断了她的话。

“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事已经定下，由不得你说不。卫家也是将门之后，显赫人家，能看上你，也是你的福气。”

这话，让纪云舒将“守活寡”三个字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她抬着那双杏仁眼，目光中透着一股倔气。

“女儿不愿嫁去卫家，宁愿孤独终老。”

“畜生，这话也是女儿家该说的？那卫家公子虽然痴呆，却是家中独苗，你嫁过去，自然受不了委屈，何况卫家与我纪家素有来往，岂能砸在你手里？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爹……”

纪书翰满脸怒色，道：“今晚就罚你在这跪一宿，好好给我想清楚，再敢忤逆，我就折了你的命，全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他一挥袖，走了。

说到底，纪云舒在她父亲眼中，不过是一颗棋子。

不，更准确地说，府里的四位小姐都是他手里的棋子。

大女儿纪慕青被当太子妃一般栽培，据说纪书翰动用了不少关系，来年，便会送纪慕青进京。

二女儿纪婉欣自小身体不好，却早早就许给了京城礼部尚书的儿子，等过两年，也会被送去京城。

四女儿纪灵芝年纪尚小，八岁孩童，但前些年纪书翰和纪老夫人前去京城办事，也把纪灵芝许了人，对方乃兆亲王的侄子。

偏偏她纪云舒，被许给一个痴呆傻子。

这差距，真够大的！

她裹了裹身上的衣袄，哈了一口冷气。

嫁人也罢，商业联姻也罢，要嫁给一个痴呆傻子，她是万般不愿。

可纪书翰向来说一不二，到那时，怕是绑也会将她绑去卫府。

看来这纪家，迟早是待不下去了……

一月的夜，冷风飕飕，这会又下起了雨，倒是屋檐挂着的几盏红灯笼散发着几丝暖光。

没一会儿，鸾儿便悄悄过来了，带来了一张毯子和一个手炉。

“老爷明明知道小姐身子不好，还罚小姐跪一宿，这不是要命吗！”鸾儿说着便哭了起来。

“怎么总是哭哭啼啼的？”

纪云舒捧着手炉，身子也渐渐暖了起来。

鸾儿擦着眼泪：“小姐，你就是这样，不挣不抢，这才被人欺负到头上。”

“谁与你说的？”

“鸾儿不瞎，自然看得见。上次大小姐把你心爱的朴树拔到她院子里去算什么？四小姐把你过冬的衣裳统统剪得稀碎又算什么？还有二少爷自个儿打翻了老爷的琉璃灯，却赖在你头上，那又怎么说？小姐你心地善良，不追究，可他们不领情，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疼的是你自己。”鸾儿气得粉拳紧握。

“你这丫头，尽是多嘴，隔墙有耳，与你说了多少回了。”

纪云舒斥责了她一声，可心里知道，她也是为了自己好。

鸾儿低着头，有些委屈。

纪云舒的性子向来寡淡，她也不喜欢那些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但凡能忍的，她都忍了。

也许正是因为人性反逆，她越是多次顺从，府中的小姐少爷们就越是喜欢找她麻烦，三天一小事，半月一大事，像来“大姨妈”一样准时！

清晨。

纪云舒受罚完，鸾儿搀扶着她回院子休息，却迎面碰上了纪慕青。

纪慕青穿着一身雪缎紫色纹襟锦衫，脚踩一双金銮绣鞋，头上插满了金饰银钗，脖子上戴着一串顶级的水白珍珠，手腕上的镯子也是价值连城。

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盛气凌人的丫头，水儿和洛儿，这是纪家大小姐纪慕青一贯的架势。

“怎么，又去碰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了？”她阴阳怪气地问了一句，嘴角带着一抹鄙夷的笑。

纪云舒眯了眯眼，不打算理会她，迈步要走，却被她抓住手腕，用暗劲狠狠一捏。

“没大没小，哑巴了？”

纪云舒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妹妹的手昨日碰了死尸，还未清洗，

姐姐不嫌？”

“什么？”纪慕青立刻松开了纪云舒，拿手帕用力擦着自己的手，嘴里咒骂道，“晦气晦气，一大清早就沾了这倒霉的晦气！”

鸾儿见状，插嘴：“大小姐，三小姐昨日跪了一宿，还请大小姐别为难……”

“啪”的一声，纪慕青抬手就甩了鸾儿一巴掌：“一个贱婢也有资格跟本小姐说话。”语落，瞪了一眼纪云舒，“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狗！来人，把这贱婢押到柴房去，给我好好教训教训。”

这明显就是拿鸾儿撒气！纪云舒毕竟是纪慕青名义上的妹妹，骂得，却打不得，可鸾儿不一样，打伤打死，不过就是个丫头。

几两银子一个，一抓一大把！

纪慕青身后的水儿和洛儿得了主子的令，上来就要拽鸾儿。

平日里纪云舒自己受气也就算了，可拿鸾儿撒气就不行，她将鸾儿护在身后，抬头看了纪慕青一眼。

那一眼，看得纪慕青浑身一个激灵。

“姐姐一大清早就动怒，可别伤了身子，不如就此算了，回头，妹妹自会训斥鸾儿。”

“这小丫头向来喜欢插嘴打岔，要是传出去，还以为我纪家的丫头个个都是不干不净的，今日我非好好教训她不可。”言外之意，自然也将纪云舒归纳到了“不干不净”那一类。

纪云舒面色和气，眼神却微微泛冷。

“鸾儿不懂事，姐姐何必跟一个丫头置气？”她转而斥了鸾儿一声，“还不赶紧认错。”

鸾儿垂着头，不甘心地道了一声：“奴婢知错。”

偏偏纪慕青眼睛一眯，朝纪云舒哼了一声。

“一个小丫头也让你这么袒护？”

“丫头也是人，何况鸾儿跟了我这么多年，请姐姐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她。”

“我偏不。”